

由是亲近知识之理分六：一、所依善知识之相 二、能依学者之相 三、彼应如何依师之理 四、依止胜利 五、未依过患 六、摄彼等义

“由是”就是由以上所说“学人须依止师长”的道理。这仍是由因、缘、果三分来决定。正面应当肯定，菩提道全程中下至发起一德、损减一过的本源就是善知识，或者说大乘道一切五道十地等的功德，都是以师长为助缘才得以出生。按这样确认以后，就应当发心亲近真善知识。而在正式亲近之前，务必要了解亲近善知识的轨理或真实相应而得利益的途径，自己要作一种考虑：我现在心里已经想亲近善知识了，我的心要遵循怎样的轨道才能达成亲近的目的呢？这当然要求在缘起的各方面都纯正无谬地相应，才能得大利益。不了解缘起并相应缘起，光是一种空想，并不可能走好人生最关键的这段依师之路。

这里先点清依师轨理的眉目。首先为了得到具德善知识，要明确所依方面善知识应具的德相，依此标准来寻求善知识。其次要了解能依止的方面，作为学人，我要具备怎样的德相，努力让自己成为具德的法器，而能承受善知识的教化。接下来要入到依止的实行当中，要懂得以怎样的意乐、加行来和善知识的心亲近。意乐包括信心和恭敬两分，要了解怎么念德生信心、念恩生敬重，怎么从多方面变动自心，又怎么结合在自身上，随分随力地修华严九心；加行上怎么努力去做让师长欢喜的事，包括怎么供献财物、怎么身语承事、怎么如教奉行等等。整个这一套就是依师的轨理，是依师期间时时都要去做的事，就像每天必须吃饭那样。因为它是真实能达成亲近的缘起，因此决定有效，做一分就得一分利益，做十分就得十分利益。反过来，不去做就不出现利益，背道而驰更会发生无量过患。

因此，接着就要确认，如理依止会得到何种的殊胜利益，不如理依止会出现怎样的极大过患。由正反面的抉择，使自心现起一种决断，开始时有个严密的取舍，有个坚决行正道的心，事事都能在自身上发起实行，这时就有真正的道

心——“这样的心念和行为是不好的，我要改掉；这样的心念和行为是贤善的，我要串习。”这样由意乐发起去颠倒、修善心的行动，就能逐渐获得依止的巨大利益。最后是总摄依止法的要义，做最切要的提示。像这样一一确认并且付诸实行，我们就开始入到极其圆满的依止法的轨道当中。

这部道次第是很圆满的修心教授。在每一级次第当中，比如这里的依师轨理，又有一层一层的导入次第，是真正圆满无缺、纯正无谬的轨道。只要遵照次第一步步地实学串修，就能很顺利地快速趣入。修到彻底时，常啼菩萨、善财童子依止师长的传记就会在自身上出现。这里都是在极关键的扼要上给人指点，能好好地依照正轨修持，决定能非常顺利、善巧地进入。

今初(所依善知识之相)

这要分两部分来认识：(一)修学本法须依止怎样的善知识；(二)这类善知识应具何种德相。

(一)修学本法须依止怎样的善知识

总诸至言及解释中，由各各乘增上力故，虽说多种，然于此中所说知识，是于三士所有道中能渐引导，次能导入大乘佛道。

总的在诸多的佛语和菩萨解佛密意的释论当中，由声闻、缘觉、菩萨等各乘相应的需要，虽然说到了多种善知识德相的标准，但在这部道次第教授中所说的善知识，特指对一切三士的道分能逐步地引导学人修持，之后能导入大乘佛道的具德者。

这就是说，本法具德的善知识应当对三士道的修心次第特别善巧，不但自身有相当的修证，而且具有逐步引导学人的能力，的确能把学人的心导入大乘佛道。当然，此处仅限于显教范畴。

(二)这类善知识应具何种德相

心要提示：



1、

2、具八分之一为下边际

其中上品德相应当依据《大乘庄严经论》来确定。

如《经庄严论》云：“知识调伏静近静，德增具勤教富饶，善达实性具巧说，悲体离厌应依止。”是说学人，须依成就十法知识。

总的上品大乘善知识，指具足十种功德法：

一、“调伏”：指具有清净的戒功德。

二、“静”：具有定功德。

三、“近静”：具有慧功德。

四、“德增”：功德超胜自己。

五、“具勤”：自己实修和教导弟子有精进力。

六、“教富”：对于三乘佛教有广博的认识。

七、“达实性”：自身现证了真实性，或者由教理通达。

八、“具巧说”：能善巧演说法义，传到弟子心中。

九、“悲为体”：有利他的菩萨性格，利益众生时不贪求名利，以悲愍为体性。

十、“离疲厌”：说法没有疲厌心态。

下面一一解释十种德相的内涵。首先，为什么大乘善知识要具足三学的功德呢？论中这样解释：

此复说为自未调伏而调伏他，无有是处，故其尊重能调他者，须先调伏自类相续。若尔，须一何等调伏？谓若随宜略事修行，于相续中有假证德名，全无所益。故须一种顺总佛教调相续法，此即定为三种宝学，是故论说调伏等三。

首先这样抉择：如果连自己都没有调伏，却说能调伏别人，这无有是处，或者绝不成立。因此，作为师父，要做到能调伏他人的心，先决条件是他已经能调伏自己的心。所谓“言教者讼，身教者从”，自己做到了才能调伏他人。

这样认识到了师父要有调伏的德相，再具体追问需要有怎样的调伏德相呢？应当这样抉择：假使他只是随便稍微做一点修行，就他相续的情况而论，只有一种假的证德名称，也就是有名无实。如果依止他，根本得不到利益。因此，师父的内在必须有一种与总的如来教法相符的调伏自相续的功德法，由此能确定调伏的内涵是具有戒定慧三学的功德，因此《庄严经论》里首先提出调伏、静、近静三种德相（就是指善知识要具足戒定慧功德）。

也就是说，完成调心的过程必须要经过这三学，持好了戒才能管制身心，有定的成就才能使心寂静，有慧的成就才能明见真实义、断除烦恼，到此无漏慧的功德才出现，达到了真正的调伏。显然，随顺总的如来教法，我们也是要完成三学功德。而我们所要走的这条路，是要依靠师长的引导而如是完成，因此师长他自身要有戒定慧的功德。

其中调伏者，谓尸罗学。《别解脱》云：“心马常驰奔，恒励终难制，百利针顺衔，即此别解脱。”又如《分辨教》云：“此是未调所化衔。”

前文多次出现“调伏”一词，都是总体上说的调伏相续之义。这里《庄严经论》首先说到的“调伏”，指的是尸罗学或戒学。“尸罗”是清凉义，指持戒后远离热恼，内心得以清凉。此方译师随顺本土文化，多采用“戒”的名称。

《别解脱经》中说到：凡夫心识的野马时常放逸奔驰，不服管束，即使我们恒常励力，也很难制伏它，因此要用一种非常厉害的如百利针顺衔般的调伏手段，这就是别解脱戒。“百”表示有多种禁止手段，从各方面严加管束。

戒的管制是非常严肃、厉害的，现在的人自由惯了，根本不服从管教，所以很难持戒。持戒是指行者致力于克制身语意三门的恶行。凡夫的心由于长劫以来常常放荡无羁地奔驰，野性十足，势力强大，如果不用猛利的手段就治不了它，就好像必须用具有一百支锐利铁针的衔来制服野马那样。这是指由各方面的戒规制伏三门恶行的别解脱戒。

这也就像《毗奈耶经》所说，这别解脱戒是能制伏未调

众生的百利针铁銜。

如调马师以上利銜调忧悞马，根如悞马随邪境转，若其逐趣非应行时，应制伏之。学习尸罗调伏心马，以多励力制令趣向所应作品。

以上圣教的涵义是：就像调马师要用锋利的铁銜来调御野马，我们的六根就如忧悞马，桀骜不驯，总是在不断地随邪境动转。具有持戒观念的人，知道自己要一直努力地制伏自心，而不是制伏别人。也就是要一直看着心，在心奔出去趣向不应做的行为时，就立即制伏它。（最危险的是心，经论中把它比作野马、猛兽等，可见凡夫的心有多危险。因此要制伏它，不制伏它，它就会毁灭自己。）学习尸罗就是要调服心马，使身心时时住在清净戒中，不敢稍有违越。总之，要多番励力来控制住心，使心特别听话地趣向应做的方面。（要知道，如果不能克服堕性，任性而为，就会堕落毁灭。因此要精严持戒，如履薄冰。）

寂静者，如是于其妙行、恶行所有进止，由其依止念正知故，令心发起内寂静住所有定学。

“寂静”指成就了定学功德。“如是”是紧承戒学而来。所谓的寂静，是指像上面那样，对善行和恶行应行、应遮的品类，以依止忆念和正知的缘故，使心发起了内摄寂静而住的定学境界。

这是说定学要依戒学来成就，戒持得清净，再修定就容易成功。所以修法要依次第，不然是修不成的，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只有粗的先修好了，才能修到细的。持戒是把粗的方面全给调好了，该断的恶都停止了，该行的善都在行持，心逐渐修得熟练了，就能以念和正知掌握住身心，这样就能使心寂静安住而修成各种定。

念和正知可以这样来认识：做什么事的时候，一开始能记得学处，知道怎么如法地做，这叫做忆念，好像在心中出现了指令；这样提起正念后，随时都无误地知道自己三门的状况，这叫行持时安住了正知，就像有个清醒的审视者在随时了解身心的状况，而精细地照顾好自己。这样依靠忆念和

正知两个心所来严密地调控好身心，不使它缘在非法上面，而是该做的善就去实行，该断的恶就马上断除，不染罪业过患，如此就能出现四正断。四念住以观慧为体性，首先智慧抉择明了诸法的体性，之后以念使心住在观境上，这叫做“念住”。配合的正知是用以观察三门的行为合不合法，由此才能发起四正断。四正断以断恶修善的精进行为体性，未断的恶令断，已断的恶令不生，未生的善令生，已生的善令增长。这样达到以后，很快就能修成四神足，或者得到定的成就。这样认识了次第，就明确由戒得定是怎么回事。

这里是指师父要有定学功德。也就是说，他靠着清净持戒，由恒时依止念和正知而如法行持的缘故，使其心发起了寂静内住的定学功德。这样得了定，住于三昧，调伏自心就到了更深的境地，但还没有彻底，必须得到慧学的成就才能解脱。因此接着说到：

近寂静者，依心堪能奢摩他故，观择真义，发起慧学。

“近寂静”，是指依止自心已得到堪能性的寂止，而在不散乱中观择真实义，由此发起的慧学境界。

“依”字是依定发慧的意思，有定学的成就，才能发起真实智慧。好比风中的油灯，在用灯罩罩住后，灯火渐渐稳定下来，不再晃动，这时才能借灯光照明事物。同样，我们的心由持戒、修定逐渐趋于稳定，能随遇安住，这时候就能做到明了地观择真实义，发起慧学。此后就在调伏自心上达到了扼要，能从根源上寂灭虚妄分别。如此，心就能从二障的杂染中解脱出来，也就真正调治好了自心。具德的大乘善知识，需要具足这样的三学成就，由此就能教导我们，因为他有三学的功德，有多方面修心的实证。不然自己没有走过这些路，没有修证，又如何能指导我们呢？

如是唯具调伏相续三学证德，犹非完足，尚须成就圣教功德。

如果只具有这样调伏自心的三学证德，那还不圆满。也就是说，作为师长还应当成就圣教功德——有教富和达

实性两种功德。解释如下：

言教富者，谓于三藏等成就多闻。善知识敦巴云：

“言大乘尊重者，谓是须一，若讲说时能令发生无量知解，若行持时于后圣教能成何益、当时能有何种义利。”

“教富”，指对于经律论三藏等教法成就了多闻，比如对于一代时教五乘佛法有很宽广的了解，对于有部、经部、唯识、中观等的教义都有相当的了解。不然，学人作某方面的请教时就无从给予指导和帮助。作为大乘师长，要具足多方面的功德，相当不容易。只是自修当然没这多要求，但是作为学人的老师，那就要有多闻的功德，才能应机施教，相应各类学人的根机，作种种启发、点拨、接引等。

就像一位医生，如果只是治他自己的胃病，那只要了解治胃病的方法，但他作为医生，要医治各类病人，那就必须有丰富的学识和经验。这不像现在的专科医生，如果是牙医，就只知道怎么治牙，其他方面就了解得很少，不可能作利益。而古代的名医要有治百病的能力，那需要相当深广的学养。像这样，作为大乘老师需要有教富的功德。

善知识敦巴曾说：“说起大乘善知识，要是一种讲说时能让学人产生无量知解，行持时对往后圣教能成就什么样的利益，能使当代学人获得哪种真实利益。”这就指出大乘的老师要有教化当代和未来学人的能力，能领导人群和时代，就像世间领域的导师能引领时代潮流那样。何况这是出世间大乘成佛之道的导师，要有很大的德相才能充当。

下面再稍微展开来解释一下。由于这位大乘教师对于圣教有丰富的学识，有很宽阔的视野和敏锐的辨识力、洞察力，他能如数家珍般地作教法各层面的指点，有相当大的启发力。这使得学人听他讲法会发起无量知解。就是说跟他学一段以后，就会对于世俗、胜义二谛得到无量的认识，各层面的见解都会充分地开发，就像从如豆的目光发展成天眼那样。大乘老师如果有一肚皮的学问，懂的非常多，那他的学生开见解就快、就充分，而且会开得非常深广，这是因为有强大师资力量的缘故。如果自己懂得很少，见识面窄，那

就没有这种教学的效果。再者，不但要真正利益到当前的学人，而且要对未来圣教的传续弘扬起到利益。也就是说，要有广博的见识、深远的眼光，能洞察缘起的走向，顺应缘起来护持圣教。佛法的弘扬跟时代、文化有密切关系，你采取什么方法特别重要，你的着眼点在哪里，对于当代众生的根性，文化演变的情况，存在的隐患、危机，如何拯救时弊、正确疏导、引领等，都要有特别透彻深远的眼光，懂得如何顺应缘起而利益未来。然后说什么法不仅对当前起到利益，还要对未来的圣教作到利益，这都要依赖广博的学识。

达实性者，是殊胜慧学，是谓通达法无我性，或以现证真实为正。此若无者，说由教理通达亦成。

“达实性”特指殊胜的慧学，也就是通达了法无我空性或者现证了真实性。如果没得到现证，由教理通达也可以。

如是虽能具足教证，若较学者或劣或等，犹非圆足，故须一种德增上者。

再者，虽然师长具足教和证的功德，但如果比学人功德低或两者同等，那还不算圆满，因此依止的必须是功德比自己高的老师。以下说出了其中的原因：

《亲友集》中作如是说：“诸人依劣当退失，依平等者平然住，依尊胜者获尊胜，故应亲近胜自者。所有具最胜，戒近静慧尊，若亲近是师，较尊胜尤胜。”

《亲友集》里这样说：学人如果依止功德不如自己的人，就会退步；依止和自己功德相当的人，就会平然而住，没有什么提升；如果依止功德尊胜的老师，就会成为尊胜者，这是因为老师有高度，他能摄持学人到那样的高度。所以应当亲近功德胜过自己的人。如果能亲近具足最高戒定慧功德的尊长，那得到的利益比前面的尊胜还要大。

如朴穷瓦云：“闻诸善士史传之时，我是向上仰望于彼。”又如塔乙云：“我于惹珍诸善宿所而作目标。”是须一种目向上望增上德者。

朴穷瓦说：“每当我听到诸善知识的传记时，我都是向上仰望他们。”又像塔乙所说：“我把惹珍的诸位尊宿作为自己

的目标。”像这样，要是一种目光向上仰望、有增上功德的人作为老师。

如是六法是自所应获得之德，诸所余者是摄他德。此亦如云：“诸佛非以水洗罪，非以手除众生苦，非移自证于余者，示法性谛令解脱。”若除为他说无谬道摄受而外，无有以水洗罪等事。

以上三学、教富、达实性、德增上这六法是善知识自己应具的功德，其余四项是摄受他人应具的功德。而且要知道，所谓的利他除了开示正道摄受之外，并没有以水洗罪等事。正如教典中所说：诸佛不是以水洗除众生的罪，不是以手拔除众生的苦，也不是把证德移在他人身上，而是开示诸法的真实性来使众生解脱。

这里宣说无错谬正道而授受弟子又有四种德，也就是师父要有善巧演说的能力、传法利他的悲愍心、精进以及远离厌患。具体是这样的：

其中四法：善巧说者，谓于如何引导次第而得善巧，能将法义巧便送入所化心中。

“善巧说”，是指对于如何次第引导学人修心已经获得了自在善巧，能把法义很巧地送入所化心中。

在说同一个法义时，的确有善巧和不善巧的差别。没达到善巧时，法义很难传入学人心里，这是因为自己对于引导次第没有善巧把握，或者没有善巧演说的能力。相反，如果善知识对引导的次第很好地掌握了，又有智慧能善巧地开演，那就能把法义顺利送入所化心中，让学人很容易理解，一听就了解了法义，领会了该怎么来修心。

悲愍者，谓宣说法等起清净，不顾利养及恭敬等，是由慈悲等起而说，是须犹如博朵瓦告懂哦瓦云：“黎摩子，任说几许法，我未曾受赞一善哉，以无众生非苦恼故。”

“悲愍”，指说法的等起清净，不顾及利养、恭敬等。他心里根本没有求利养、恭敬等的名利心，唯一是以慈悲心来为众生说法。要像博朵瓦告诉懂哦瓦的那样：“黎摩子，无论我

宣说多少法，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一句赞叹，因为没有众生不苦恼的缘故。”要像这样，根本没有贪取名利的心，而是觉得众生可怜，要给他传法。这样纯粹是慈悲心宣说法要，就是具悲愍的德相。

（传法是一个行为，它是从什么样的心做出的，那个最初发起的心叫做等起。比如这样起心：我这次讲法讲得好的话，会得到很大名声，很多人会恭敬我、供养我。这种心一起来，等起就不清淨。后来的业行是由它带出来的，因此都不清淨，就像根有毒，长出来的都是毒枝、毒叶、毒花、毒果。由根的体性决定了后面都不好，这叫等起。

要注意到，内心最初的运行叫等起。这个心动得不良善，那出来的一切都是颠倒的，没有好结果。相反，起的是良善的心，发出的就都是善的。这里是说，师长传法不是求名利，而是发自慈悲，依止这样的师父就有利益。如果是求名利而说法，那我们就不能依止，因为他是在搞世间法。）

具精勤者，谓于利他勇悍刚决。

“具精勤”，是指在利他上勇悍、刚决。“勇悍”，指没有怯弱、懈怠之心。“刚”指坚韧；“决”指决断，决定没退缩，没有犹豫。这样就叫做具精勤。

远离厌患者，数数宣说而无疲倦，谓能堪忍宣说苦劳。

“远离厌患”，指数数说法而不起疲倦心，能堪忍说法的劳苦，比如天寒天热、饥饿干渴或者身体疲累等。

以上讲的善巧说、具悲愍、具精勤、离厌患，都是摄受学人方面的德相。有利他的智慧、慈悲、精进、无厌患，四项全具，就特别圆满。

博朵瓦云：“三学及通达实性并悲愍心，五是主要。我阿阇黎响尊滚，既无多闻复不耐劳，虽酬谢语亦不善说，具前五德故，谁居其前悉能获益。听敦全无善说，虽说施愿，唯作是念：‘今此大众皆未解此，余无所知。’然有前五，故谁近能益。”

博朵瓦说：“十种德相里，三学、通达真实性和有悲愍心

这五者是主要。我的阿阇黎响尊滚，既无多闻，也不耐劳，连酬谢的话也不会说，但他有这五种德相的缘故，谁亲近他都能得利益。还有唎敦师，根本不善辞令，即使为施主说祈愿，人们听了也都唯一这样想：‘大家都不晓他在讲些什么，此外再没有什么可了解的。’但他有前五种德相，因此谁亲近他都能得利益。”

所以德是主要的，有德就有加被力。师父如果有戒定慧的功德，就能加被学人的心。通达实性是有智慧，内在又有悲愍，虽然口才不是太好，所学也不太多，有时候还不太耐劳，但不管怎样，由于他具有主要的功德，任何人跟他亲近都能得利益。

思维心中的法道

- 一、思维传本法的善知识应具哪十种德相？
- 二、十种德相中，哪五个是主要？为什么？